



作者简介

刘培国，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执行董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。



## 今非昔比说过年

□ 刘培国

在过去，过年被称作天大的事，不管有啥事，过了年再说，年是不能耽误的。过年，被中国人赋予了很重要的意义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对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，从小时候过年的灰色记忆，到如今过年的快乐喜庆，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中国的普通家庭还不富裕，我们家要加一个“更”字，回忆起来难免酸楚。因为母亲多病，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支付了母亲的医药费，就是添加高价粮，每个月都入不敷出，看一场五分钱的电影，也要筹划很长时间。想买一个三毛七分钱的水彩颜料，得等母亲奖励的去磨坊加工粮食（把粗粮磨成面）的钱，一分一分地攒够了才能买。

那时候，过年能分上一张猪头肉供应票，简直是一个肥年。



小孩子过年能穿上新衣裳，是最大的希望。可是不行，没有钱去门市部裁布，母亲便把父亲穿旧的褂子、裤子重新剪开，裁了，买来袋装的颜色染料，用大铁锅煮煮，染成深蓝或黑色，重新做成我能穿的新衣裳。

过年不吃饺子还叫过年吗？有时过年就吃不上肉，母亲的办法是把白萝卜用水煮过，榨去水分剁成馅，加上酱油，模仿有肉的模样，也算吃了饺子。

小孩子们都买很多炮

仗，红的绿的黄的，也有白的，天不亮就爬起来放。我只能拥有一盒麦秸棍，那种最小的鞭炮，不敢成串地放，一个一个节省着放，很快还是放光了。天才刚刚亮，就几个小孩揪着，沿着税务街从北到南满地上找没有燃放“哑巴”——就是炮仗信子点着了却灭了的鞭炮。这种炮仗往往留有一小截信子，再燃放时很危险，但顾不得了，用滴滴金点上就赶紧撒手，终于有一个“电光炮”在刚扬起的手里炸响，离右耳很近，右耳嗡嗡了好几

天……总算迎来了改革开放，人民生活开始变着样地好起来。工作几年以后，我也有了手表，可是右耳朵再也听不到秒针的声响。

说起过年，就像做了一场梦。

我们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苦探索，经过了改革开放，走进了全面繁荣兴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打赢了脱贫攻坚战，全面实现了小康，感到无比豪迈。

现在过年，想吃啥吃啥，想买啥买啥，早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，的确是“新桃换旧符”。再讲我们小时候的过年故事，小孩子们听起来像听“天书”。新时代，新生活，新年景，老百姓过不完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！

## 红红的年味

□ 文玉玲

过年，是每家每户最大的节日，藏着我们刻骨的记忆，还让我们年的情意流成了河。一个“情”字将年烧得红红火火。

红红的年画，寓意富裕多子孙；红红的萝卜钱，挂满了家家户户的窗户、房门，寓意来年多多发财；红红的对联，写满了我们对新一年的期盼；喜庆的福字贴上门和墙，寓意福满家园；大大的红灯笼，喜迎在大街小巷；红红的国旗，飘扬在上空，喜庆溢满了大年。

在那物质不甚丰腴的年月，孩童们盼望着过年穿新衣，吃上过年才能吃到的肉、鱼，尝到白面做的水饺和馒头，还有过年才有钱买的冰糖葫芦、爆米花、甜甜的糖块儿等。女孩子放放滴滴金，男孩子买上一串心仪的炮

仗。这些过年才有的大礼，成了那个年代孩子们心中的年，印在了他们生命的年轮中。

在商业气息不够浓厚的年代，基本没有饭店，更没有外卖。远离家乡、坚守岗位的年轻人，要在单位过新年。有家有室的爱心人士，会给这些过年回不了家的单身年轻人送上年夜饭和各色蜜甜的糖果。这些美好，也流淌在了他们生命的长河。

如今物质生活更丰富，年更加红火。新衣服随时穿，过年也不知道穿什么才更显年味儿，有好些人就穿起了红红的衣服。还有那些传统里称作本命年的人儿，更是把红由里穿到外，驱走流年的“霉运”，带来红红火火的吉祥如意。更有些个扶老携幼的爱心人士，会给他们的孩子、年迈的长辈

穿上他们买的红彤彤的新衣，喜气洋洋地过大年。

好吃的年味，放满了厨房和冰箱。工作中过年的工作人员拿到了三薪，并享受到国家、单位、爱心人士无微不至的关爱。政府给那些个需要关照的老人送上了过年的福利。

那些远离家乡打工的人儿，携着党的关怀、心中的爱，顶风冒雪，转山涉水，乘飞机，赶火车，坐汽车，甚至骑着摩托车过万里行千里，回到他们的家，回到他们父母、爱人、孩子身边。那些常年留守在家的孩童、孤独年迈的父母，眼里满含着激动的泪花，与亲人相拥哽咽，心中霎时升起过年的无限暖情。

有些奋发有为的人儿，会利用过年的时间，携着爱人、孩子、父母、兄弟姐妹游

历大好河山，把美好写入新年。

更有怀揣梦想的人，利用过年休息的假期，读一本、几本，甚至更多经典人文作品，为梦想插上翅膀，在新的一年里，筑梦未来。

社会在进步，国家在发展，生活在富裕，过年也注入了新的内涵，让年的味道更怡情。我们心中的大年，真的越过越红火。



作者简介

文玉玲，网名文洁冰，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，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，淄博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，医务工作者，近两年在地方公众平台发表散文《庚子春天默然抗“疫”的医护人员》《齐长城下古村落的素语》《凡尘父母，情暖儿女心》等十余篇。



## 春节里的“冰”上看客

□ 马海霞

童年时的我，最盼着春节下雪了，除夕夜里大雪纷纷扬扬下一夜，大年初一一推门，外面白茫茫一片，才有年味儿。

对于孩子来讲，下了雪，才有玩头，可以堆雪人，打雪仗，路面上的雪压瓷实了，可以在上面打出溜滑。

我小时候老实内向，堆雪人会，但打雪仗不占优势，常被调皮孩子塞一后脖颈雪团，哭着鼻子回家是常有的事，所以看到打雪仗，我就跑远远地围观。那时的我最喜欢打出溜滑

了，我不会打，但我喜欢看。看男孩女孩一个个像小鸟一样“嗖嗖”从雪面上滑过，真是羡慕呀。

我也学过打出溜滑，邻家姐姐“脚”把“脚”教我，示范了无数次，我还是不敢尝试，胆子小，怕摔倒。最后把邻家姐姐逼急了，拉着我的手，想和我一起打，我吓得一下就蹲下了，差点把她拽倒。

打那以后，我得了个绰号“叶公好滑”，这个绰号虽然不好听，但对于我却也贴切。

我不仅喜欢看滑雪，还喜

欢看滑旱冰。那时，我们县城公园里有旱冰场，春节过后，小孩子的兜里都有点压岁钱，富裕了的我们便结伴去公园玩，最吸引我们的当然是旱冰场了，别人是喜欢滑，我是喜欢看，看到他们穿着旱冰鞋在场地里“飞”来“飞”去，真是太威风了。

有一次，堂姐带我去旱冰场，给我也租了旱冰鞋，硬把我拽进了旱冰场，我只穿上了一只旱冰鞋就吓得不敢再穿另一只了，双手握着栏杆，一步也不敢动。

堂姐说，怕啥，谁滑旱冰没摔过几次呢。她这个理论和邻家姐姐一致，打出溜滑打得好，也是从不怕摔倒开始的。我问堂姐，到底摔倒几次能学会滑旱冰呀？堂姐说，看悟性，有人悟性高，一次不摔就学会了，有人悟性差，得摔倒个十次八次的，才能学会。我当然属于悟性差的，而且一次也不想摔倒，只好当一辈子看客了。

如今人到中年，这些年，我单雪天摔倒的次数加起来也远超十次了，至今没学会在雪地里打出溜滑，更没学会滑旱冰，

确切地说，是压根没开始学，如何谈会呢？

就在上周，我沿山路散步，一不留神又摔倒了，半个屁股着地，顺着坡上的积雪滑出了三四米，滑出了我人生的最好成绩，疼得几分钟没起来。

同事说，其实站在一旁看别人滑行，给别人叫好，也能体会到速度与激情，感受到运动带来的乐趣。

“叶公好滑”的乐趣我懵懂，今年春节假期，哪里也不去，零食茶水备足，宅在家中好好过个冬奥年，过过瘾。